

吾道一以貫之（中）



李玉柱點傳師主講
李寶莉學長整理

「一以貫之」的生命境界
可說就是「道」的完整內涵。
我們可以嘗試性地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詮釋「吾道一以貫之」，尤其這個生命境界是孔子所體證。我們也可談談儒家的看法，儒家強調生命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說我們這個生命不純然是物質性的存在，它有一種精神性、價值性的道德理想自覺要求。為了要建立生命完整的價值，儒家必須要在整個生命價值理論體係裡面彰顯

道德意義的形上天，那就是天道天理。然而，天道天理實在很難用一切萬有來加以比量，或是同一個具體的現象當作代表；更不能掉落在文字語言的排衍戲論，它完全是用生命去體會。所以講到天道天理，實在很難用一般的現況去作完全印證。

我們可以體會得出孟子當時的感嘆：「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因為在那個時候，知性大開，論辯日興；社會上眾說紛云，百家齊鳴，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立論。而孟子是承傳孔子的精神與智慧，所以直接從仁義道德這一條路線來開發，但是仁義道德是不是普遍為每一個人所具足？總是要說出一個道理。

你要堅持行善，堅持「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有人就會興問：「這是如可能呢？」那麼又該如何證明呢？孟子當時隨舉一例說：當我們看到一個小孩將要掉入古井之時，一般都會有「哎唷」的一聲，這就是不忍人之心所發出的聲音

，這不是父母親教的，這就是良心善性的流露。孟子說從這個地方便可以印證出這個心不是繫屬於這個物質肉身上。這個心有它的普遍性與超越性，而它的根源，無以名之，稱爲天道天理，所以我們中國講天道天理，就是從此講起。

天道天理的內涵是普遍具足在每一個生命裡。或許偶爾你也會發現一個智能不足或是精神病院沒調教好跑出來的人，他看到一個小孩被撞倒在眼前時，可能會鼓掌熱烈支持這樣一個慘相也說不定，然而這個人就沒有良心善性了嗎？就沒有天道天理了嗎？其實，在現實的人世間，很容易找出一個反證來推翻孟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論點。如果有這樣一個生命存在的話，你又如何去相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呢？孟子並沒有很嚴肅

的去面對這種論證的問題，他只是說從我們生命的實感，實在的感受當下，讓每個人細膩的去體會。當然，我們也無法保證在做每個試驗時是不是剛好都這樣，畢竟未出生的人那麼多，已過往的人也不少。已過往的當然無法證明，未出世的又該如何證明呢？如果說不能證明的話，那「人皆有之」這句話就永遠都不能講了。所

以他所謂「人皆有之」就是所謂的要挺立生命的價值；如果沒有這個當下的肯定，這價值便維繫不住了。如果不肯定天道天理與良心善性的存在，不可能是惡的。假使今天你跟一個人睡在一起，他半夜會不會對你有所不利呢？如果有這種危險情況中的感覺，因為人性有可能會再變壞。如果你沒有對人的本性有一個恰當的瞭解，人與人相處就會有天天處在安穩呢？在路上開車，如果「人性本惡」，那就麻煩了，你怎麼知道在你後面或前面的車會不會臨時出狀況；如果我們面對人、事、物都以這種態度

爲什麼孟子體證性善而被尊稱爲亞聖？荀子主張的性惡不見得就是沒有見地，但畢竟很難入聖境，可能原因在於荀

來看，這樣的生活也是蠻辛苦的。如果從孟子的角度來看，我們先承認性善，在一般情況下，誰都不希望自己的生命遭受威脅，即使在威脅到別人的同時自己本身也會遭受到威脅，因為我不一定是站在自己能完全掌控的地位，所以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從這立場出發，那人與人相處就比較可行了。起碼在讀書的過程裡，相信老師教的就是一個恰當的內容，你不會說老師教的是一套，可能答案又是另一套，所以考試才會考不過，一定要去老師家裡補習才會考試通過，如此就麻煩了。或是說以後我們做生意，當拿到別人開立的支票就煩惱會不會兌現，如果每天都這樣過日子，恐怕這生意會做得很累。因此孟子的性善論是須以虔誠生命深入的體會，方能體證其永恆性。

提到「吾道一以貫之」，在儒家而言，就是肯定天理良心，從這個天理良心可以通貫宇宙萬有，這個天理良心是涵攝有超越性與內在性。內在性就是我們內在本來就具足的良善性，只要我們肯把它開發出來的話，它可以通貫萬物，所以我們稱「吾道一以貫之」。如果單獨講超越的存在的話，就是天道天理了。

我們今天既然在一貫道場裡面見學修行，我們便有這個義務去了解一貫道何以名為一貫道。我們上次以傳道禮節來詮釋吾道一以貫之，其實傳道禮節是扣緊我們這個虔誠的生命來作邀請的，因為我們求道一定要本人親自來，甚至有的已經快要斷氣了還在病房裡面，從山上往下俯瞰，你的心裡一定多多少少有這種感受：「世間人事物盡收眼裡」，那又何苦去跟人家計較什麼呢？如果你搭飛機往窗外看，看到的又是什麼？高樓大廈好似轉眼間縮成一點點，甚至眼前都是雲

在儒家而言，就是肯定天理良心，從這個天理良心可以通貫宇宙萬有，這個天理良心是涵攝有超越性與內在性。內在性就是我們內在本來就具足的良善性，只要我們肯把它開發出來的話，它可以通貫萬物，所以我們稱「吾道一以貫之」。如果單獨講超越的存在的話，就是天道天理了。

我們今天既然在一貫道場裡面見學修行，我們便有這個義務去了解一貫道何以名為一貫道。我們上次以傳道禮節來詮釋吾道一以貫之，其實傳道禮節是扣緊我們這個虔誠的生命來作邀請的，因為我們求道一定要本人親自來，甚至有的已經快要斷氣了還在病房裡面，從山上往下俯瞰，你的心裡一定多多少少有這種感受：「世間人事物盡收眼裡」，那又何苦去跟人家計較什麼呢？如果你搭飛機往窗外看，看到的又是什麼？高樓大廈好似轉眼間縮成一點點，甚至眼前都是雲

海了；到了那個境地我們又要去追求什麼呢？不過一般人在那種心境停留的時間並不長，所以很不容易把「吾道一以貫之」這種生命的境界永續的開拓下來，因而整個傳道禮節也就無時無刻地指引我們這個生命往這個方向開拓。

我們會將傳道禮節嘗試性地劃分為三大階段，不論是天道自然型態的生命，或是神道奧秘型態的生命，或是人道莊美型態的生命，都是極致的生命境界，當然，以人道莊美型態的生命，為彰顯即有限存在而成就自在無限的境界，為主要努力的方向，我們都知道，「吾生也有涯」，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其知也無涯」，要窮一生之力去探索一切知識，也沒有那麼多工夫讓你去探索，因為那都是一個通孔一個通孔，有時候光是一個小通孔

，就是你把一輩子的時間都塞進去也不夠用。所以了解到這一點後會發現原來生命的價值不是建立在一般的知性上，而是建立在德性上；這時就必須從本來具足的良心善性上著手，而不是往外追求。所以孔子問子貢：「你以為我是多聞而

識的嗎？你以為我都是用記的、用聽的嗎？為什麼我學的這麼多呢？」子貢說：「難道不是嗎？您說您少也賤故鄙能多

問子貢：「你以為我是多聞而識的嗎？你以為我都是用記的、用聽的嗎？為什麼我學的這麼多呢？」子貢說：「難道不是嗎？您說您少也賤故鄙能多

問得更多，所以您懂得就比別人多，難道不是嗎？」孔子說：「不是。」要能通貫宇宙萬有，須在心地上用功夫，如果在知性上用功夫，有時會越鑽越狹隘，心眼越小。每當我們研究宗教理論時，我們發現，各教的通孔是很容易打破的，儒家是儒家，佛家是佛家，道家是道家，界限劃分得很清楚。所以佛教有判教來判各教，來判佛教本身各種派別，但是真正的佛陀卻沒有這種妨礙。儒家也是一樣，孔子歸空後，聽說分成了八種儒，孔子尚在的時候沒有這種問題，因為「吾道一以貫之」，等到儒家思想變成一種知性上的討論時，就有派別體系的不同。所以我們在了解一貫道之時，就須清楚一貫道並不是要再提出一套理論來貫通一切理論，這樣的話別人才不給你貫通呢。而是直接點明你的良心善性，惟有真實活出良心善性，才能體證「吾道一以貫之」的極致生命境界。

我們身為一貫道弟子，在研究各種宗教派別的道理時，也要讓人家原來的意思表現出來，先尊重它已經成為一個體

系的意義，說明之後，再讓這些宗教派別的修道者反省了解到還是有路可通貫的；不是絕然的不通的，這是一貫道弟子很重要的工作之一。我們要達到「吾道一以貫之」，須是在心地內修上多下功夫；而在傳道禮節裡，即是邀請我們體入並開顯出「吾道一以貫之」的極致生命境界；在我們一貫道的修持過程裡面，只要能守護這清明心性，看金剛經也蠻容易的，看聖經也可以消化，看四書也不成障礙，但如果一入了一般教派，以某一部經典或是以那些範圍內容為主時，再去接受別種不同宗教就很難了。假設你信基督教，你馬上會被界定只有耶穌基督才有辦法救我們回上帝身邊，只有基督教才是神的宗教；如果是佛教聖人，那只是做人的道理，尙

無法超生了死，基督教也是，無形中就在信教者內心印上了這種標記。如果講給其他已經信教的人聽，他可能會說怎麼可能呢？你如何證明可以一貫呢？這不是怎麼知道的問題，而是如何去體現一貫的內涵，這些都是我們一貫弟子所要盡心開荒示範的。

接著我們可以從「獻香禮節」來說「吾道一以貫之」的極致生命境界。獻香禮節在「吾道一以貫之」中到底扮演著何種角色呢？整個傳道的內容是連貫的，也許我們在求道之後難免會疏忽了永續這份清明的心性，因而即有佛規禮節的方便善巧地接引。儒家也是一樣，孔子在修行過程裡，「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這些都是有最

於人的理想性與現實性，無限性與有限性都很瞭解，所以知天命就不再迷惑了「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矩就是規矩。而從心所欲和規矩會不會互相矛盾呢？在可能的規範裡，可以從心所欲，從心所欲不一定代表會迫害到規範，如果為了要滿足一個人的從心所欲，可能會迫害更多人的方便性，這就不是真正的「從心所欲不逾矩」了。為了要讓更多的人達到從心所欲，適當的規範一定要有，所以儒家強調禮節，所謂：「不知禮無以立」。我們修道人在道場中也是從禮節下手，到了佛堂就參駕，離開就辭駕，這本身就是一個規範。不論在何處，我們修道人就離不開禮，且要融入生活中。